



# 活下去，并要记住

B·拉斯普京著

王乃倬 杨岱勤 吴俊忠译

漓江出版社



白熊丛书



# 活下去，并要记住

47.2752

9.2



05672758



ISBN 7-309-030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721厂印刷

52-644001

· 白熊丛书 ·

## 活下去, 并要记住

[苏]拉斯普京 著

王乃倬 杨岱勤 吴俊忠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7900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407—2041—7/I·1270

定价: 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白熊”百态

## ——“白熊丛书”总序

● 宋安群

“白熊丛书”是漓江出版社从俄罗斯购进版权翻译出版的封闭型小丛书，包括8部苏联文学作品，其中6部是小说，1部诗歌，1部散文。

我们说这套丛书是苏联文学作品，而没有在“苏联”这个名词之前冠以一个“前”字称之为“前苏联”，是考虑到苏联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辉煌存在，苏联文学也堪称是历史的辉煌存在。虽然苏联国体的构成关系今天已从地球上消亡，然而“苏联”这个历史、地域的概念，却已令人无庸争辩地永远固定于史册之中。

这套丛书的作品，从整体质量来说，是整齐的，每部都是苏联文学的精粹。不

论是 30 年代创作的,还是 80 年代创作的,其作者都是苏联的著名作家。这一部部作品作为一砖一瓦,已经当之无愧地砌入了气势恢宏的苏联文学大厦。

《切文古尔镇》是这 8 部作品中创作得最早的小说,然而又是发表得最迟的小说,它 1926 年写出,而迟至 1988 年才得以问世。作者是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 1899—1951)。这是一部内容复杂、幽默怪诞、妙趣横生的小说。它描写一批空想共产主义者试图马上建成共产主义,认为“生产商品必然导致剥削、压迫,创造出足够的物质成果必然导致战争”,认为世上只剩下无产者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会自行到来。这些人脱离人民,脱离实际,在一个小镇里,或靠吃泥土过日子,或专拆房子求痛快,或以枪毙资产阶级为乐事,不从事物质劳动,精神畸形膨胀,坐吃山空,最后终于遭到毁灭。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早在六七十年前,作者就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观照社会,观照人类的命运,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不畏强权的压制,明确宣示为他所处的时代、为他作品的主人公、为人类的某些荒唐行径深感痛心和哀戚,并发出“再也不能那样做,再也不能那样活”的沉重吁叹来警醒世人。

《解冻》是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 1891—1967)的代表作之一,是苏联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小说诞生于 1956 年。作者的笔触深入到斯大林逝世后的 1953 年至 1954 年间苏联面临的思想动荡及改革状况。对官僚主义者的无情抨击、对势利小人的辛辣嘲讽、对高尚

纯洁的知识分子的热情讴歌，其力度在当时是十分强劲的。特别是作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在万马齐喑的当时苏联社会，是相当有胆识的非凡之举。《解冻》的发表，传达了苏联政坛政治气候解冻的信息，标志着社会生活解冻、文化生活解冻、作家心灵气候解冻的开始。随后应时而生，一批类似的作品波涛般地涌出。“解冻文学”一词也由此产生，并进入了文学辞典。《解冻》这部作品因而也成了不仅一时风靡苏联，同时还风靡世界各国的畅销书。

《牧童与牧女》是获1975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的小说，作者是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 1924—)，另一部著名的小说《鱼王》(获1978年苏联国家奖)也出自他的笔下。他描写战争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善”终将战胜“恶”的信念。在这部被被誉为“独特的悲剧性的散文长诗”的小说《牧童与牧女》中，作者将战争的场景及战争生活影响着人们心灵的变化描绘得细腻非凡、纤悉无遗，以特别沉重的笔调来刻画严酷的战争如何把善良的人们之心灵恶化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作品似以浪漫的手法开篇，随情节的发展，却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深沉的现实主义之中，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由此而倍增。

《活下去，并要记住》也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作品。作者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 1937—)是一度苏联国家文学奖得主。这部小说写苏联卫国战争后期，一位伤兵归队途中私逃藏匿于故乡的山谷之中，战争胜利后不敢露面。其背叛行径，使妻子心灵上蒙受耻辱，使她背负着

深深的罪恶感，以致怀了逃兵的孩子而不惜说是与人通奸所致，往自己脸上泼污。最后，这善良的妻子竟投河自尽以洗清“同谋”之罪。拉斯普京的笔触就是这样深深地进入到人们十分隐秘的内心世界，搅弄世人最怕触及的心灵里最脆弱的那根道德琴弦。哪怕只要背叛人民一次，就会成为终生的叛徒——拉斯普京严峻的告诫，不由得人们不心灵震颤。这部作品一发表，立即引起苏联文坛及读书界以及苏联社会的强烈震动，成为当年的最畅销书，并获1967年苏联国家文学奖。

《妈妈与中子弹》是获1982年苏联国家文学奖的作品，是一部2000多行的长诗。作者叶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1933—）是涉足诗歌、小说、电影三领域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周游过包括中国在内的80多个国家。在他的代表作《妈妈与中子弹》里，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广阔无边、五彩缤纷场景的独特世界。他的长诗的故事，一忽儿发生在苏联，一忽儿发生在意大利，一忽儿发生在美国，一忽儿发生在中东……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幻境与现世，巧妙地糅合为一体。作者将自己的家人，祖父、祖母、母亲等等，视为世界公民，赋予他们不平凡的精神和意识。2000多行诗跌来宕去，一气呵成，抒发了作者对人、对战争、对和平、对人类命运的不尽思索。

《鲸群离去》系苏联楚克奇族作家雷特海乌（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Рытхэу，1930—）的精彩之作。这位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于科学小说、科幻小说、荒诞小

说均有所涉笔。《鲸群离去》副标题为“现代传说”。作品以民族史诗及传说的腔调叙说大海边人与鲸的传奇故事。那里的鲸与人十分相亲，常帮助人解决许多困难，帮人渡过一重重难关。有些鲸还变成了人，与人相爱，生儿育女，世代共处。一只神奇的鲸活得最长，因为它变成人时，获得了人深深的爱。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开始变得贪婪，黑手伸向了鲸，大肆捕掠鲸群。连那只神奇的长寿鲸也被标枪射杀。鲸群帮助过人，人却背叛了它们。鲸群终于伤心地离去，留给人们的是自省的叹息。作品于温软的叙说中藏着锐利的机锋，它向人类咄咄逼问：你们是不是过于妄自尊大了？是不是愚妄地自称为“大自然的主人”而又将要毁了大自然？

《红莓》是小说、电影双栖作家舒克申（Василий Макарович Шукшин, 1929—1974）引人瞩目的佳构。作者的广角镜头一直追踪一个进城的农民的历程，描绘他的奋斗和情爱，描述他如何从迷惘到堕落，又如何从悔恨到觉醒。舒克申对于农民进城之后的命运十分关注，对于他们的精神、道德的演变过程尤有兴趣，并深有研究，故而其塑造的形象特别鲜活、可信且深刻、动人。《红莓》的发表，引起过苏联文坛的瞩目。由作者自己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1974年举行的第七届全苏电影节主奖，1976年他病逝一年多以后，被迫授列宁奖金。

《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明晰可感，其“锲而不舍地追求美”的气息，开卷便扑面而来。作者是巴乌



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 1892—1968)。他的传记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虽在苏联都有影响,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莫如《金蔷薇》。这部作品写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地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作者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

丛书的构成是一种组合。按宗旨、功能追求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和内涵。“白熊丛书”的出版,意在捧取苏联文学长河浪花之一掬,让其折射出耀人眼目的辉泽;告诉人们,即使在十分复杂、艰险的社会环境中,苏联作家中的一些人,依然扣着艺术家的良心,禀着追求真理的胆识,保持着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忠于人民,上下求索,精磨细炼,一心去创作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白熊丛书”以8部中型作品为组合,想以一种短小精当的形式,注意思想内容、主题、选材、形式、艺术特色诸类型的代表性,让读者从一滴水看大千世界,领略苏联作家的创作风貌。

我没有思索过,究竟篇幅中型如本丛书中的各部作品,是不是就不能称为博大精深,但我敢肯定,优秀的作品,不论其长短,必能以一当十。这套小丛书的8部作品,多元纷

呈,仪态万方,有刚有柔,庄谐兼及,各有其独自の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精彩可读,必然会赢得读者的喜爱。

按接受美学的说法,读者阅读、思索、理解的行为,当视为参与作者创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丛书”这8部中译作品创作的将会有成百上千位中国读者。我不知道读者读后,对这些作品将会有何等复杂不同的感受,对这8位作家将会有何等丰富迥异的印象。我认为,至少,刚正如普拉东诺夫,大胆如爱伦堡,深刻如阿斯塔菲耶夫,严峻如拉斯普京,奔放如叶甫图申科,含蓄如雷特海乌,深情如舒克申,智慧如巴乌斯托夫斯基,都是值得我们尊崇、追随的。这套“丛书”的作品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它们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独特性等等,也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好借鉴的。

1996. 6. 8

## 一幕活着羞耻的悲剧

石国雄

一九六一年，瓦连京·拉斯普京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我忘了问廖什卡》。一九六七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为玛丽娅借钱》问世，并赢得了声誉。一九七〇年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令人刮目相看。一九七四年中篇小说《活下去，并要记住》名噪文坛，于一九七七年获得了苏联国家奖金。一九七六年又一部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引起评论界高度关注。一九八五年发表中篇小说《失火记》，于一九八六年再度获苏联国家奖金。这位六十年代初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如今已牢固地在当代俄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跻身于一流作家的行列。他的作品被翻译出版，被搬上舞台银幕，他的创作被列入文学史，他的名字在评论中比比皆是，在国际上他也声誉鹊起。无怪当代俄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扎雷金要说，不谈他的创作，“今天已经不能真正地议论今天俄罗斯的以及全苏联的散

文……”<sup>①</sup>

中篇小说《活下去，并要记住》是瓦连京·拉斯普京创作中的重要作品，发表当即便引起文坛的巨大反响。当年俄罗斯联邦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要谈苏联当代小说方面的探索，我想提出这样一部作品，即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要记住》。这部作品既有描写的因素，也有思想的因素。这个作家是我们文学的希望。”<sup>②</sup>著名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称，“在思考人民命运、故土命运方面独特的、深蕴精神道德内涵的中篇小说，是近十年来我国文学中最优秀的中篇小说。”<sup>③</sup>

《活下去，并要记住》叙述的是卫国战争中丈夫当了逃兵，致使妻子陷入绝境而投河自尽的悲剧。在此以前，艾特玛托夫的《面对面》、冈察罗夫的《逃兵》都属于同一题材，拉斯普京的这一作品何以能脱颖而出呢？

作家本人曾经说过，“道德方面研究人的个性好像很能说明我的创作和我的农村散文同行的创作特点。”<sup>④</sup>小说着力刻画的正是主人公精神道德上的缺陷、蜕变和感受，使人们注意的不只是当逃兵这一事件，而更多地去思考这一事件包含的精神道德涵义。从而使所描写的事件获得了普遍意义，具有了永恒命题的价值。

表面上看，安德烈·古西科夫似乎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在前线他也曾放弃过幸存的希望，参加过坦克冲锋、滑雪夜袭、

---

① 扎雷金《瓦连京·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见《文学的关注》一书，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9年。

② 《莫斯科大学学报》，1976 NO. 4

③ 《谛视深处》，苏联《小说报》，1978 NO. 7

④ 《人的净化》，苏联《星期》周刊，1977 NO. 36

抓舌头，从未躲躲闪闪、投机取巧。但是作者一开始就向我们揭示，尽管这样，安德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个人跟战争、生与死的关系问题，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是因为客观上不允许有生还的念头，他不过是“没有别的法子”、“尽其所能地适应了战争”，因此这种态度决定了他“没有冲在别人前头，但也不曾躲在别人背后。”可是，到了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保全自己的愿望就开始抬头，这时他反而浑身处于恐惧之中，“小心翼翼地希望自己能负伤”、“能巧妙地挨过这段时间就行”，因而当他真的受了伤而确信将活下去时，他安心了，认为“我的仗打完了，现在让别人去打吧。他已经打够了，他该受的那一份苦已经受完了。”显然，在安德烈的头脑里没有自觉的公民义务的意识，更没有与人民、祖国共命运的觉悟。如果说身处战场、身处部队那样一种情境使他无奈地只能与大家一起尽职的话，那么一旦单独面对选择生死两种可能的时候，他就“失去了驾驭自己的能力”，他害怕上前线，他的全部身心、他的每一滴血和每一根神经都准备着要跟亲人团聚。作者就这样揭示了，虽然安德烈成为逃兵有客观上的理由，但是，毕竟精神道德上的缺陷和不坚定是他走上逃兵之路的根本原因。

安德烈热爱故乡、热爱土地、眷恋亲人，甚至就是为了再看上最后一眼他的阿塔曼诺夫卡村，再会一会他的亲人，他才回来的。然而正是这种对故乡的怀念、对亲人的依恋使他无缘再做这块土地的主人。作者在这里十分深刻而辩证地阐明了追求个人幸福和全民族命运的关系问题。热爱故土、眷恋亲人，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一种美德。作家在他的另两部作品《为玛里娅借钱》、《最后的期限》中谴责的正是缺少这种美德

的现象。可是，安德烈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遭受威胁的时候，舍弃对祖国和人民肩负的责任，不把故乡的土地、亲人和祖国的河山、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只贪恋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和那几个亲人，这种狭隘自私的爱只能成为背叛祖国和人民的祸根。不仅如此，安德烈一旦踏上了背弃人民命运的道路，他身上的人性就开始异化，他的爱逐步向对立面转化，从热爱土地变为敌视土地，从依恋亲人变为毁了亲人。怨愤和嫉恨的心理使他去偷人家的鱼，想使那些坦然生活，不必躲藏和提心吊胆的人懊恼，使他见到磨坊想要把它烧掉，见到牛犊要把它杀害。甚至为了活命，他对妻子也以死相胁，不许泄露风声。安德烈在精神上完全堕落了，过着虽生犹死的生活，学狼嚎不过是他这种生活的一个标志。他是为了见纳斯焦娜而回来的，可是这样的回来却把纳斯焦娜推上了绝境，使她陷于无穷的精神痛苦之中，使她活着感到可怕又可耻，甚至渴望已久的幸福也变成摆脱不掉的沉重包袱。她终于只能投入安加拉河以求解脱。安德烈爱纳斯焦娜，可是他一回来就害了纳斯焦娜。爱可以化为恨，可以变成害。作者就是这样，从事件的内因与外因、一般性与偶然性、事物的矛盾转化诸方面，冷峻而辩证地向读者揭示着生活的真理，充分显示了作家富有哲理性的创作个性。

长于刻画妇女形象是拉斯普京创作的另一特色。他曾经说过，“我经常被一些普通的妇女形象所吸引，她们特别富于牺牲精神，特别善良，也特别能体谅别人。”<sup>①</sup>书中刻画的纳斯焦娜，为俄罗斯文学妇女画廊又增添了一个动人的艺术形象。

<sup>①</sup> 《努力做到别具一格》，苏联《文学问题》，1976 NO. 9

纳斯焦娜是个勤劳、善良、温顺的农村劳动妇女。她也像安娜、达里娅一样，把亲人送上前线，与人民共危难，承担了后方艰巨的劳动任务。她热爱生活，热爱亲人，期待着幸福。她也热爱乡亲，热爱农业劳动。这是许许多多劳动妇女共有的特征。然而，作者将她置于卫国战争的背景中，而且又使她处于有一个逃兵丈夫的情境中，她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作者曾经强调过纳斯焦娜的自我牺牲精神，他说，“对我来说，这本书首先是写一个妇女，一个美好的纯粹的俄罗斯性格。她随时准备作出自我牺牲。”<sup>①</sup>确实，纳斯焦娜是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安德烈一回来，她就意识到他犯的是什么样的过错。然而，纳斯焦娜首先想到的是安德烈的处境，怕他经受不了这种过错。她觉得安德烈的罪责中也有自己的责任；正是为了她，丈夫才走上了回家的路。她怪自己没有好好提醒安德烈，因此甘愿与他一起分担不幸，“倒霉的时候，也得在一块儿。”这样，纳斯焦娜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十分矛盾、苦恼、怨恨的境地之中。作家努力要显示的是纳斯焦娜虽然准备把这杯苦酒喝到底，然而她跟安德烈在精神上是不一样的，她的内心并没有平静地接受与丈夫在一起的这种苟且的生活。与丈夫的相会从一开始就没有使她感到欢乐，心里只是一种麻木迟钝的感觉，继而觉得空虚、懊丧、惶恐、自疚，而后也有怨气和恼恨。可是为了分担丈夫的痛苦，她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焦虑和折磨，不得不学会撒谎和骗人，更大的痛苦是失去了回到人群中去的权利，无颜分享普天同庆的胜利。她受不了这种两面做人的生活，想争取回到人们中间，然而安德烈的自私和一意孤

---

① 拉斯普京《往事重视》，苏联文化报，1977. 12. 23.

行使她绝望了。作为妻子，她在安德烈面前尽了自己的责任，可是，作为一个公民，她在人民和祖国面前成了一个包庇逃兵的罪人。她终于怀着羞愧难当的心理，放弃了多年憧憬的希望和幸福。她的性格决定了她只能是以结束生命来摆脱那无法使安加拉河此岸和彼岸拢在一起的矛盾。她用自己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来抵赎自己的罪过。纳斯焦娜的悲剧形象是有极大的感染力量和积极的思想意义的。它深刻地向人们揭示了生活在人民之中而背离人民会有多么可悲的结局，告诫人们，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首先应尽公民的责任。

《活下去，并要记住》所包含的深邃的哲理思想，决定了作品具有一种隽永深沉的风格。故事本身显然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通常所说的引人入胜的趣味，描写的是普通的农村日常生活，主人公也是普通公民，然而作者善于从平凡和一般中发现特殊和个性，从中挖掘深奥的内涵。作者通过悲剧性情境的设置造成一种紧迫、焦虑、沉重的氛围。而所刻画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形象丰满、层次复叠。作家自己说过：“我不过是不会只用黑色或红色描写我的人物罢了，我不善于把这个人写成白脸，把那个人写成黑脸，我认为，不可能只有正面人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们写成活生生的人。”<sup>①</sup>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安德烈和纳斯焦娜都不是单一呆板的人物，而是富有立体感的活生生形象。这里细腻的心理刻画对于揭示人物的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主人公大段的内心独白、作者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淋漓尽致的剖析、或者笔墨

---

① 拉斯普京在莫斯科大学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莫斯科大学学报》，1977 NO. 3.



酣畅的抒情插话,展示了主人公最隐秘和复杂的思想,如纳斯焦娜在胜利之日内心的大段独白,充分揭示了一个善良纯洁的妇女既可怜丈夫又不甘在人们中间成为异己的复杂心态。作家的语言朴素凝重,叙述沉稳含蓄,也给作品抹上了深沉的基调。